

陰陽清濁第四十

黃帝曰余聞十二經脈以應十二經水者其五色各異清濁不同人之血氣若一應之奈何岐伯曰人之血氣若能若一則天下為一矣惡有亂者乎黃帝曰余問一人非問天下之衆岐伯曰夫一人者亦有亂氣天下之衆亦有亂人其合為一耳黃帝曰願聞人氣之清濁岐伯曰受穀者濁受氣者清清者注陰濁者注陽濁而清者上出于咽清而濁者則下行清濁相干命曰亂氣黃帝曰夫陰清而陽濁濁者有清清者有濁清濁別之奈何岐伯曰氣之大別清者上注于肺濁者下走于胃胃之清氣上出于口肺之濁氣下注于經內積于海黃帝曰諸陽皆濁何陽濁甚乎岐伯曰手太陽獨受陽之濁手太陰獨受陰之清其清者上走空竅其濁者下行諸經諸陰皆清足太陰獨受其濁黃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清者其氣滑濁者其氣滯此氣之常也故刺陰者深而留之刺陽者淺而疾之清濁相干者以數調之也

悅
清
空
光

黃帝素問靈樞集註卷之十二



黃帝素問靈樞集註卷之十三
陰陽繫日月第四十一

黃帝曰余聞天為陽地為陰日為陽月為陰其合之于人奈何岐伯曰腰以上為天腰以下為地故天為陽地為陰故足之十二經脈以應十二月月生子水故在下者為陰手之十指以應十日日主火故在上者為陽黃帝曰合之于脈奈何岐伯曰寅者正月之生陽也主左足之少陽未者六月主右足之少陽卯者二月主左足之太陽午者五月主右足之太陽辰者三月主左足之陽明巳者四月主右足之陽明此兩陽合于前故曰陽明申者七月之生陰也主右足之少陰丑者十二月主左足之少陰酉者八月主右足之太陽子者十一月主左足之太陰戌者九月主右足之厥陰亥者十月主左足之厥陰此兩陰交重故曰厥陰甲主左手之少陽巳主右手之少陽乙主左手之太陽戊主右手之太陽丙主左手之陽明丁主右手之陽明此兩火并合故為陽明庚主右手之少陰癸主左手

之少陰辛主右手之太陰壬主左手之太陰
 故足之陽者陰中之少陽也足之陰者陰中
 之太陰也手之陽者陽中之太陽也手之陰
 者陽中之少陰也腰以上者為陽腰以下者
 為陰其於五藏也心為陽中之太陽肺為陰
 中之少陰肝為陰中之少陽脾為陰中之至
 陰腎為陰中之太陰黃帝曰以治奈何岐伯
 曰正月二月三月人氣在左無刺左足之陽
 四月五月六月人氣在右無刺右足之陽七
 月八月九月人氣在右無刺右足之陰十月
 十一月十二月人氣在左無刺左足之陰黃
 帝曰五行以東方為甲乙木王春春者蒼色
 主肝肝者足厥陰也今乃以甲為左手之少
 陽不合于數何也岐伯曰此天地之陰陽也
 非四時五行之以次行也且夫陰陽者有名
 而無形故數之可十離之可百散之可千推
 之可萬此之謂也

病傳第四十二

黃帝曰余受九針于夫子而私覽于諸方或
 有導引行氣喬摩灸熨刺焫飲藥之一者可

獨守耶將盡行之乎岐伯曰諸方者衆人之
 方也非一人之所盡行也黃帝曰此乃所謂
 守一勿失萬物畢者也今余已聞陰陽之要
 虛實之理傾移之過可治之屬願聞病之變
 化淫傳絕敗而不可治者可得聞乎岐伯曰
 要乎哉問道昭乎其如且醒寤乎其如夜瞑
 能被而服之神與俱成畢將服之神自得之
 生神之理可著于竹帛不可傳于子孫黃帝
 曰何謂且醒岐伯曰明于陰陽如惑之解如
 醉之醒黃帝曰何謂夜瞑岐伯曰瘖乎其無
 聲漢乎其無形折毛發理正氣橫傾淫邪泮
 衍血脉傳溜太氣入藏腹痛下淫可以致死
 不可以致生黃帝曰太氣入藏奈何岐伯曰
 病先發于心一日而之肺三日而之肝五日
 而之脾三日不已死冬夜半夏日中病先發
 于肺三日而之肝一日而之脾五日而之胃
 十日不已死冬日入夏日出病先發于肝三
 日而之脾五日而之胃三日而之腎三日不
 已死冬日入夏食病先發于脾一日而之
 胃二日而之腎三日而之腎十日不已

死冬人定夏食病先發于胃五日而之腎
 三日而之腎十日而之腎五日而之腎二日不
 已死冬夜半夏日病先發于腎三日而之腎
 勝三日而之上之心三日而之小腸三日不
 已死冬大晨夏早晡病先發于膀胱五日而
 之腎一日而之小腸一日而之心二日不
 已死冬鷄鳴夏下晡諸病以次相傳如是者皆
 有死期不可刺也間一藏及二三四藏者乃
 可刺也

跌切使

淫邪發夢第四十三

黃帝曰願聞淫邪泮衍奈何岐伯曰正邪從
 外襲內而未有定舍反淫于藏不得定處與
 榮衛俱行而與魂魄飛揚使人臥不得安而
 喜夢氣淫于府則有餘于外不足于內氣淫
 于藏則有餘于內不足于外黃帝曰有餘不
 足有形乎岐伯曰陰氣盛則夢涉大水而恐
 懼陽氣盛則夢大火而燔焔陰陽俱盛則夢
 相殺上盛則夢飛下盛則夢墜甚飢則夢取
 甚飽則夢予肝氣盛則夢怒肺氣盛則夢恐

懼哭泣飛揚心氣盛則夢善天恐畏脾氣盛則夢歌樂身體重不舉腎氣盛則夢腰脊兩解不屬凡此十二盛者至而寫之立已厥氣容于心則夢見丘山煙火容于肺則夢飛揚見金鐵之奇物容于肝則夢山林樹木容于脾則夢見丘陵大澤環屋風雨容于腎則夢臨淵沒居水中容于膀胱則夢遊行容于胃則夢飲食容于大腸則夢田野容于小腸則夢聚邑衝衢容于膽則夢聞訟自割容于陰器則夢接內容于項則夢斬首容于脛則夢行走而不能前及居深地窅死中容于股肱則夢禮節拜起容于肥臍則夢便凡此有數不足者至而補之立已也

帝切文

順氣一日分為四時第四十四

黃帝曰夫百病之所始生者必起于燥濕寒暑風雨陰陽喜怒飲食居處氣合而有形得藏而有名余知其然也夫百病者多以旦慧晝安夕加夜甚何也岐伯曰四時之氣使然黃帝曰願聞四時之氣岐伯曰春生夏長秋

收冬藏是氣之常也人亦應之以一日分為四時朝則為春日中為夏日入為秋夜半為冬朝則人氣始生病氣衰故旦慧日中人氣長則勝邪故安夕則人氣始衰邪氣始生故加夜半人氣入藏邪氣獨居于身故甚也

黃帝曰其時有反者何也岐伯曰是不應四時之氣藏獨主其病者是必以藏氣之所不勝時者甚以其所勝時者起也黃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順天之時而病可與期順者為工逆者為粗黃帝曰善余聞刺有五變以主

五輸願聞其數岐伯曰人有五藏五藏有五變五變有五輸故五五二十五輸以應五時黃帝曰願聞五變岐伯曰肝為牡藏其色青其時春其音角其味酸其日甲乙心為牡藏其色赤其時夏其日丙丁其音徵其味苦脾

為牝藏其色黃其時長夏其日戊己其音宮其味甘肺為牝藏其色白其音商其時秋其日庚辛其味辛腎為牝藏其色黑其時冬其日壬癸其音羽其味鹹是為五變黃帝曰以主五輸奈何藏主冬冬刺并色主春春刺禁

時主夏夏刺輪音主長夏夏刺經味主秋秋刺合是謂五變以主五輸黃帝曰諸原安合以致六輸岐伯曰原獨不應五時以經合之以應其數故六六三十六輸黃帝曰何謂藏主冬時主夏音主長夏味主秋色主春願

聞其故岐伯曰病在藏者取之并病變于色者取之榮病時間時甚者取之輸病變于音者取之經經滿而血者病在胃及以飲食不節得病者取之於合故命曰味主合是謂五變也

外揣第四十五

黃帝曰余聞九針九篇余親授其調頗得其意夫九針者始於一而終於九然未得其要道也夫九針者小之則無內大之則無外深不可為下高不可為蓋恍惚無窮流溢無極余知其合于天道人事四時之變也然余願雜之毫毛渾束為一可乎岐伯曰明乎哉問也非獨對道焉夫治國亦然黃帝曰余願聞針道非國事也岐伯曰夫治國者夫惟道焉非道何可小大深淺雜合而為一乎黃帝曰

願卒聞之岐伯曰日與月焉水與鏡焉鼓與響焉夫日月之明不失其影水鏡之察不失其形鼓響之應不後其聲動搖則應和盡得其情黃帝曰審乎哉昭昭之明不可蔽其不可蔽不失陰陽也合而察之切而驗之見而得之若清水明鏡之不失其形也五音不彰五色不明五藏波蕩若是則外內相襲若鼓之應桴響之應聲影之似形故遠者司外揣內近者司內揣外是謂陰陽之極天地之蓋請藏之靈蘭之室弗敢使泄也。

黃帝素問靈樞集註卷之十三

黃帝素問靈樞集註卷之十四^{十五} 業三

五變第四十六

黃帝問于少俞曰余聞百疾之始期也必生于風而寒暑循毫毛而入腠理或復還或留止或為風腫汗出或為消癰或為寒熱或為留癖或為積聚奇邪淫溢不可勝數願聞其故夫同時得病或病此或病彼意者天之為人風乎何其異也少俞曰夫天之生風者非以私百姓也其行公平正直犯者得之避者得無殆非求人而人自犯之黃帝曰一時遇風同時得病其病各異願聞其故少俞曰善乎哉問請論以此匠人匠人磨斧斤礪刀削斲材木木之陰陽尚有堅脆堅者不入脆者皮弛至其交節而缺斤斧焉夫一木之中堅脆不同堅者則剛脆者易傷况其材木之不同皮之厚薄汁之多少而各異耶夫木之蚤花先生葉者遇春霜烈風則花落而葉萎久曝大旱則脆木薄皮者枝條汁少而葉萎久陰淫雨則薄皮多汁者皮潰而漉卒風暴起則剛脆之木枝折杙傷秋霜疾風則剛脆

之木根搖而葉落凡此五者各有所傷况於人乎黃帝曰以人應木奈何少俞答曰木之所傷也皆傷其枝枝之剛脆而堅未成傷也人之有常病也亦因其骨節皮膚腠理之不一堅固者邪之所舍也故常為病也黃帝曰人之善病風厥漉汗者何以候之少俞答曰肉不堅腠理疎則善病風黃帝曰何以候肉之不堅也少俞答曰腠肉不堅而無分理理者粗理粗理而皮不緻者腠理疎此言其渾然者黃帝曰人之善病消癰者何以候之少俞答曰五藏皆柔弱者善病消癰黃帝曰何以知五藏之柔弱也少俞答曰夫柔弱者必有剛強剛強多怒柔者易傷也黃帝曰何以候柔弱之與剛強少俞答曰此人薄皮膚而目堅固以深者長衝直揚其心剛剛則多怒怒則氣上逆胸中畜積血氣逆留臆皮充肌血脉不行轉而為熱熱則消肌膚故為消癰此言其人暴剛而肌肉弱者也黃帝曰人之善病寒熱者何以候之少俞答曰小骨弱肉者善病寒熱黃帝曰何以候骨之小大肉之堅